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甕牖閒評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瓊牖閒評卷五

宋 袁文 撰

世稱李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夫
王羲之換鵝乃寫道德經晉史載之甚詳後人遂以為
李白之誤然李白集中自有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
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之詩而李白初不誤也又黃
太史作玉樓春詞末句云為君寫得黃庭了不要山陰

道士鵝太史似不免有承誤之譏然太史集中亦有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之詩而太史亦不誤也以此知太史玉樓春詞與李白前詩相似恐必為後人贗作不然李白遠矣流傳固未可知而太史近代人玉樓春並不在集中則知決非太史之詞皆為後人贗作明矣

韓退之詩云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此蓋記盧仝之一奴一婢耳蘇東坡作絕句詩云更煩赤腳

長鬚老來趣西風十幅蒲東坡似指赤腳長鬚為一人
豈其不詳審耶

白樂天好以俗語作詩改易字之平仄如雪擺胡衫紅
此以俗語胡字作鶻字也燕姬酌蒲桃此以俗語蒲字
作勃字也忽聞水上琵琶聲此以俗語琵琶字作弼字也
又有不因俗語而亦改易字之平仄者如為問長安月
如何不相離自注云相音思必切乃以相字為入聲綠
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乃以十字為平聲四

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
重陽乃以司字為入聲自蘇李以來未見此格調也

杜荀鶴詩不甚佳而或者獨取其閨怨一聯風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歸田錄乃云此詩周樸所作歐陽文忠
公大儒想必有據而不妄言如此則荀鶴詩殆絕無佳
者矣

汪彥章松詩云絕勝分封五丈夫疑丈夫字乃大字前輩
用事亦有錯誤處五大夫蓋秦官也秦始皇登泰山避

雨松下遂封為五大夫初不聞有五株之說後世不究
五大夫是秦官乃以松為五株皆封為大夫王逢原詩
云卻笑五株喬嶽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蓋錯誤也

唐李端有巫山高一篇歐陽文忠公作廬山高以擬之
而韶州圖經載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為
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則廬山高亦武溪深之意也

王荆公每自稱楚老初不見其用處及觀其作定林詩
云楚老一枝筇于此傲人羣又作公闢枉道過訪詩云

舊事齊兒應共識新篇楚老得先知方知此楚老乃荆
公自謂耳

蘇東坡作英州峽山寺詩所載孫恪化猿事乃端州峽
山寺非英州峽山寺也

蘇東坡送筍與李公擇詩云駢頭玉嬰兒一一脫錦裯
此蓋用唐人食筍詩云稚子脫錦裯駢頭玉香滑為故
事也而杜工部詩亦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或者乃以為
雉雞之雉誤矣此正唐人所謂稚子脫錦裯者杜牧之

詩又云幽筍稚相攜以牧之之詩證之則工部之詩益知非雉雞之雉矣

尚書故實載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斛而蘇東坡詩云胡椒八百斛流落知為誰遂與之減卻百

斛豈其筆誤耶

案新唐書元載傳云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黃庭堅詩有何處胡椒八百斛

之句是書論蔡京諸人奢縱條謂胡椒八百斛如唐元載者不足云此條似故作詆諧語非直證誤減百斛

蘇東坡奉敕撰上清儲祥宮記後朝廷磨之別命蔡元度作故東坡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

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退之淮西碑亦是磨後復使文昌再作此二事大相類也東坡遂託為此詩紹聖間有人于沿流館中得之蓋亦有少不平故耳而茗溪漁隱不知有此乃謂東坡竄海外時作欲以自況非也

柳子厚所居乃愚溪蘇東坡過太行詩云未應愚谷能留柳溪字遽改為谷字矣

蘇東坡詩云谿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蓋以布穀為脫

卻破袴也然脫卻破袴乃是不如歸去子規之鳥耳非
布穀也

蘇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
也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
是土字無疑

蘇東坡詩云扶桑大繭如瓮盎瓮字人多作去聲讀註
云瓮於龍切然則此詩瓮字須作平聲讀為是

蘇東坡不甚喜婦人而詩中每及之者非有他也以為

戲謔耳其曰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乃評書之作也其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乃詠西湖之作也其曰戲作小詩君勿謂從來佳茗似佳人乃謝茶之作也如此數詩雖與婦人不相涉而比擬恰好且其言妙麗新奇使人賞玩不已非善戲謔者能若是乎

蘇東坡昔守臨安余曾祖作倅一日同往一山寺祈雨東坡云吾二人賦詩以雨速來者為勝不然罰一飯會

于是東坡云一爐香對紫宮起萬點雨隨青蓋歸余曾
祖則曰白日青天沛然下阜蓋青旗猶未歸東坡視之
云我不如爾速于是罰一飯會

任淵解黃太史詩改磨崖碑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一
句作臣結春陵二三策引元次山春陵行為言此固一
說也然余見太史親寫此詩于磨崖碑後者作臣結春
秋二三策詎庸改耶

黃太史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

將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
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閒寫
吏文書世多病此詩既押十虞韻魚虞不通押殆落韻
也殊不知此乃古人詩格昔鄭都官與僧齊已鄭損輩
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
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
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謬矣今此詩前二韻押十
虞字後二韻押九魚字乃雙出雙入得非所謂轆轤韻

乎非太史之誤也

黃太史謝檀敦信送柑子詩云書後合題三百顆若用黃柑事則言二百可也而云三百者卻是橘矣

朝雞者鳴得絕早蓋以警入朝之人故謂之朝雞晁以道詩乃云雞鳴本候海潮信不為金門上馬時如此則當為潮汐之潮字未知何據

歐陽文忠公不喜中說以為無所取而司馬溫公酷愛之楊文公不喜杜子美詩而黃太史眷眷未嘗輒去手

又蘇東坡喜漢書而獨不喜史記夫中說杜詩漢書史記人人皆知其美而諸公所見不同如此豈亦性情之癖耶

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為呂臣非楚得臣也又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蘇東坡既作怪石供及記赤壁洞穴乃云黃州守居之

數百步為赤壁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
岸多細石往往有溫潤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
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
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盤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
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二篇所載不同如此
未知其孰是也

蘇東坡在黃州時夢神宗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
裙銘又令作御靴銘二文皆載之集中及作志林乃云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
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既畢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
有六言詩一首蓋即集中所載裙與靴銘也不知何故
不同如此

黃太史謝張寬夫送椶枴頌云張子羞我助貧餐下句
云桑鵝楮雞不足云余疑餐乃殮字蓋傳寫之誤字書
云熟食曰殮以殮字叶故也

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

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慚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
美則美矣惜有慚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氏傳載季
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
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
言蓋本書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

徐仲雅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
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杆而黃太史作黃龍心
禪師燒香頌云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其

後二句乃是襲徐仲雅宮詞豈太史作頌

案此句下有脫文

蘇東坡記李後主去國詞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
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失國當慟哭于廟門
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于詞句余謂此
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為之耳觀曹彬下江南時
後主豫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血肉以赴
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
何暇對宮娥也

說文筠字從竹竹皮也孔穎達亦以為竹外青皮蘇東坡作臨江仙詞云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乃用白樂天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詩雖承樂天之語而改竹為筠遂覺差遜

蘇東坡在黃州有詞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惟高處曠闊則易于生寒耳故黃州城上築一堂以高寒名之其名極佳今士大夫書間中往往多用高寒二字雖云本之東坡然既非高處二字亦難

兼也

蘇東坡在黃州自號狂副使其詞云更問樽前狂副使
又自號老農夫其詞云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

蘇東坡謫黃州鄰家一女子甚賢每夕只在牕下聽東
坡讀書後其家欲議親女子云須得讀書如東坡者乃
可竟無所諧而死故東坡作卜算子以記之黃太史謂
語意高妙蓋以東坡是詞為冠絕也獨不知其別有一
詞名江神子者東坡倅錢塘日忽劉貢父相訪因拉與

同游西湖時二劉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
前一婦人甚佳見東坡自敘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無
由得見今已嫁為民妻聞公游湖不避罪而來善彈箏
願獻一曲輒求一小詞以為終身之榮可乎東坡不能
卻援筆而成與之其詞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
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
慕娉婷忽聞筵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
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此詞豈不

更奇于卜算子耶

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
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飛去斷人
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此秦少游為朝雲作南歌子

詞也玉骨那愁瘴霧

一作煙瘴

冰肌

一作冰姿

自有仙風海山時

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汚洗妝不褪唇
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蘇東坡為朝雲
作西江月詞也余謂此二詞皆朝雲死後作其間言語

亦可見而藝苑雌黃乃云南歌子者東坡令朝雲就少
游乞之西江月者東坡作之以贈馬恐非也莊季裕雞
肋編曰東坡謫惠州時作梅詞云云廣南有綠毛丹背
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于枝上土人呼為
倒掛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事皆北
人所未知者

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是
公之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

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近日某聞有一官妓
周韻者作瑞鶴仙遺之其末句云醉歸來不悟人間天
上雲雨難尋舊跡但餘香暗著羅衾怎生忘得其詞固
佳也但天上豈是作懽處其褻慢又甚于少游

黃太史西江月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
皆韓退之之詩也太史集之乃天成一聯陳無已以為
切對而語益峻蓋其服膺如此太史又嘗謂人云杜荀
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可對韓退之詩何人肯向死前

休此一聯尤奇絕雖未成全篇知太史真能集句第恨
所見者不多耳然其譬集句為百家衣者亦其所優為
故也

黃太史詞云一盃春露莫留殘與郎扶玉山又詞云盃
行到手更留殘兩殘字下得雖險而意思極佳

朱希真好作怪字往往人多笑之其小詞有云輕紅寫
遍鴛鴦帶濃綠爭傾翡翠卮其怪字似不宜寫在鴛鴦
帶上則爭傾翡翠卮恐未必然也一日偶于江陰侯守

坐上及之坐客無不大笑

曲名有念奴嬌者初謂愛念之念是不然唐明皇時宮中有念奴善歌未嘗一日離帝之左右其寵幸可知能製新詞疑因此創名也

元微之詩云六么散序多籠撚王建詩云琵琶先抹綠腰頭蓋此曲先名錄要後改名綠腰而今曲名六么者偶從省耳非有他說也

今小詞中謂孟婆且告你與我佐些方便風色轉吹箇

船兒倒轉孟婆二字不為無所本也北戶錄載段公路云南方除夜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占吉凶以肉祀船神呼為孟翁孟姥

曲名紅牕迴者紅牕影也見異聞集名賀新郎者賀新涼也見古今詞話名二郎神者大郎神也見能改齋漫錄

有二郎神詞前段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漫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毬燼冷前押影字後押冷字

用韻似不叶然冷字有二音一音魯打切一音魯頂切

案字書打即音頂此以魯打魯頂作二音欠確此曲冷字若作魯打切則不叶

當作魯頂切矣亦如卜算子詞後段云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此冷字與省字同押是亦魯頂切也

觀史記魏公子列傳有自剄二字剄音古冷切冷字蓋魯頂切也冷字從冫法帖中王獻之書極冷字乃從冫作冷字不知何謂也

蒙求程邈隸書今觀法帖中邈有天得一以清帖正今人所作之字皆是隸書分明而或者又何疑焉

余嘗得周子發真蹟一軸云王羲之嘗書蘭亭會敘隋末廣州僧得之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蹟求之得其他本知第一本在廣州僧處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之其說如此而宋景文公雞跖集亦云余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帖蓋謫以出之輒嘆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世

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失信于天下也觀景文公所書蓋知子發之言為不謬惟是蘭亭一篇梁昭明太子集魏晉以來諸公雜文作文選而蘭亭獨不入本朝太宗摹魏晉以來諸公真蹟作法帖而蘭亭復不入抑可謂之不幸矣

道州法帖中有張乖崖一書前面直云四月初張殿丞到得手翰後面云知昇州張押自手其自重如此因記泊宅編所載張安道與劉萃老蘇子容書是時二人方

同在政府而安道之書不稱名只著押字則知前輩作
事皆自有體也

余家有林逋真蹟一帖其末後只作君復再拜夫君復
蓋逋表德烏可以代名後觀柳公權與弟帖云誠懸呈
王逸少敬謝帖云王逸少白盧循與廬山遠公書云范
陽盧子先叩頭此數人者皆以表德代名則知古自有
此體逋為不妄也

米元章崇寧間出守無為軍官亦不甚卑微其一帖云

雖無一粒田且望豐歲物賤而養生耳夫元章事官如此至無一粒田足見其平日胸次之不凡鄙也

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初不是假借也米元章帖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周孚先帖寫修園作脩園以至王荆公作詩其間有千竿玉三字卻寫作千岸玉恐皆是其筆誤耳

作畫形易而神難形者其形體也神者其神采也凡人之形體學畫者往往皆能至于神采自非胸中過人有

不能為者東觀餘論云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又師友談紀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其別形神如此物猶且爾而況于人乎

余嘗見虢國夫人夜遊圖乃晏元獻公家物後歸于內府徽宗親題其上云張萱所作蘇東坡諸公有詩皆在其後而黃太史跋東坡此詩乃云周昉所作虢國夫人夜遊圖疑太史未嘗見此圖以意而言之耳

前世皆病蘇東坡不當呼李伯時為畫師蓋東坡嘗有

詩云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重作輞川圖殊不知東坡
乃用王摩詰之語耳摩詰自作輞川圖詩云當世謬詞
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東坡蓋本于
此

建中靖國間饒德操題周昉畫李白詩云烏紗之中白
苧袍岸巾攘臂方出遨此本最佳也今之畫李白者作
緋袍其服色未為深害但裏用白夾寓所謂裏白者何
為鄙俚至于如此而今士大夫收本往往皆同舉此可

為千載一笑又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謂
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彼縱不知詩寧無
一人以曉之耶

夔牖閔評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甕牖閒評卷六

宋 袁文 撰

劉夢得茶詩云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以此知唐人未善啜茶也使其見本朝蔡君謨丁謂之製作之妙如此則是詩當不作矣夫旋摘之茶必香其香當倍于常茶非龍麝之比也古人入茶有用龍麝者其壞茶為不少茶有自然之香其何假于龍麝乎黃太史

詩云要及新香碾一杯不應傳寶到雲來是知茶之新者其香尤可愛也

劉夢得茶詩云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雪滿盃花徘徊此乃詠煮茶也北人皆如此迨今猶然香彎類藁云觀此詩自摘至煎則便飲之初無焙造碾羅之事雖曰茶芽不知爭得入口豈亦如藥之咬咀去其滓而飲之乎香

粵蓋南人未知煮茶耳

白樂天茶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昌明乃地名在綿州人便謂昌明茶綠非也此正與黃金碾畔綠塵飛之句相似蓋是時未知所以造茶制作不精故茶之色猶綠而好事者錄其茶之妙亦未以白色為貴其詩故如此使樂天見今日之茶之美而肯為是語耶

自唐至宋以茶為寶有一片值數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貴如此而前古止謂之苦茶以此知當時全

未知飲啜之事蘇東坡詩所謂茗飲出近世者不可謂無所本也

余生漢東最喜啜晶茶閒時常過一二北人知余喜啜此則往往煮以相餉未嘗不欣然也其法以茶芽蓋許入少脂麻沙盆中爛研量水多少煮之其味極甘腴可愛蘇東坡詩云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者是矣而東坡詩又云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間葉與骨茶錄中亦載茶古不聞食晉以降吳人採葉煮之號

茗粥則知鼎茶者自晉蓋有之矣非復今之人始食也
東坡詩又云食罷茶甌未要深後人便謂食罷未可啜
茶引東坡此詩以為證而不知東坡且欲睡耳故其詩
下句云春風一榻值千金也

古人客來點茶茶罷點湯此常禮也近世則不然客至
點茶與湯客主皆虛蓋已極好笑而公廳之上主人則
有少湯客邊盡是空蓋本欲行禮而反失禮此尤可笑
者也

今人造酒用秫一斗而下水五升遂可取酒一斗是酒常酒也或有欲得佳者只下水三升得酒七八升而已觀漢書平當傳註云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尚未為佳酒也

龐安常傷寒論云屠蘇平屋也可以禦風寒則歲首屠蘇酒亦取其禦風寒而已

今人遺酒必以四尊而謂之乘壺者蓋馬四匹為乘故酒四尊借以為乘馬無他意義聊以為戲而已

甌酒器古之盛酒以遺借書者也故古語云借一甌還一甌然唐韻云甌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如此則以書借人者得酒甚多余家貧常苦無酒雖不善劇飲而每欲以飲客今當廣置書以借人若時得數甌以為用顧不美耶但恐今人非古人雖借書而酒不可得也

今人盛酒大瓶謂之京瓶乃用京師京字意謂此瓶出自京師誤也京字當用經籍之經字普安人以瓦壺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

常用此經字也

杜陵詩云飯抄雲子白蓋謂飯可以比雲子之白也至後世則便以飯為雲子故唐子西詩云雲子滿田行可擣又汪彥章詩云秋來雲子滑流匙更不究雲子為何物見杜工部有飯抄之句竟指飯為雲子也然雲子乃神仙之食出漢武外傳中又詩云漁梁曬翅滿烏鬼則又以烏鬼為鷓鴣亦緣工部詩有曬翅滿漁梁之句也且鷓鴣非是烏鬼沈存中已竊笑之所謂白差烏鬼作

鷓鴣者為此耳然則雲子亦是白差矣

東哲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搜冬湯餅四時皆宜
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
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

果何物耳

案蘇軾遊博羅香積寺詩自注東哲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而賦彙載東哲餅賦薄持

作薄壯起搜作起搜牢九作牢九殆傳本各異此條則仍軾注而載之

黍稻與麥不同蘇東坡集云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
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

博雅云賈蘆

音巨

也非是所謂賈者即今之苦馬殆語訛

耳蘆則別是一種菜世稱為銀條菜者是與苦馬絕不相類豈博雅不詳審而誤以為一物耶

細素雜記云蘆菘江東人謂之菘菜蘆菘乃是今之蘿蔔與菘菜全不相類江東人無緣以為一物豈亦細素不詳審而強名之也

蘇東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薑蜜湯甘芳滑辣使人意快

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別子由詩云我欲自汝陰徑
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
不衰其見于篇章者如此

字書酢乃醋字世作酬酢之酢非也今按匡謬正俗注
云酢菜酢音倉故切東軒手抄云北方頗貴土人以糖
酢漬之又云儋耳食無果麵醬酢黃太史謝張泰伯惠
黃雀酢詩云蜀王煎藪法醢以羊蕪兔麥餅薄于紙合
醬和醢酢是皆作醋字用也

游酢酢字前輩作醋字用東軒手抄云酢藏不如蜜漬是已近與一僧偶及此云今游酢寺中最使得著卻是油醋也僧為大笑

徽宗朝蔡京諸公用事四方饋遺皆充物其家入上方者纔十一京家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王黼家黃雀鮓自地至棟者凡滿三楹事見曲洧舊聞梁師成家一日人惠牛酥一百觔事見漫錄其奢縱如此以是知前代有胡椒八百斛如元載者蓋不足云也

漢承秦之後卿大夫尚服皂衣故張敞議云臣備皂衣二十餘年谷永書云擢之皂衣之吏以見當時尚服皂衣也然夏侯勝云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者蓋漢時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公極崇之官顏師古註遂謂青紫為卿大夫之服夫師古豈不知當時尚服皂衣而未有青紫也何繆誤乃爾耶

今之紫衫下吏之服也自南渡以前士大夫燕服止是冠帶惟下吏便于趨走則服紫衫既而金人南下兵革

擾攘以冠帶不甚輕便士大夫亦盡服紫衫且欲便事
不以為非也迨紹興末有臣僚上言今天下承平而百
官如擾攘時常服紫衫不稱于是朝廷之上郡縣之間
悉改服涼衫純白之衣未幾顯仁升遐亦其驗已又有
臣僚上言涼衫近喪服不可用仍合只用紫衫故至今
皆服而不疑天下事固有循習之久而不可改者如本
朝衣制亦嘗屢更矣獨恨前後臣僚既言紫衫涼衫不
可用而略無一言仍用冠帶坐使承平之風不復見于

後世豈不重可歎哉

百餘年前士人乃服白襴袍鐵裏帶有一士人忽卓衫
紗帽而出或怒曰汝為舉子安得為此下人之服事見
畫墁集是時未重衫帶如此

夫古之聖賢其遺像見于後世者不知幾何人然古人
自有古人制度豈可與今人相似余嘗見世之塑廟神
與夫畫王者從官形貌不問世之遠近其用幘頭者皆
作橫烏乃今之服制故未嘗不掩口竊笑以為循習之

弊一至于此也

古者三軍衣服上下皆如一為之主者不可以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而已嘗笑王則之叛貝州也在軍中常裹花帽人見其花帽皆知其是則也至就擒花帽終不去身甚矣夫則之愚也蒼梧先生雜誌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釁鼓等色相亂戰陣之間不遠見傷殘以沮士氣故左氏傳有均服振振之語此說良是也國家自南渡前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余

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為阜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無一人以為非何哉

本朝侍從以上得繫紅鞵帶自葉少蘊始也國初未有繫紅鞵帶者滑州有賈魏公畫像其帶只是黑鞵曾見一士大夫云唐明皇畫像在潞州亦只是黑鞵帶至五代時帶始尚紅鞵者想是時人主已用之又未如果起于何代也

夷堅乙志云鬼畏革帶非也鬼何由畏革帶夫人之死

不繫革帶者蓋帶乃牛革為之不欲以人尸與牛革混雜耳而非畏革帶也

嘉祐錄載李沂公勉百衲琴用蝸殼作徽蝸殼豈堪作徽恐是螺殼傳寫之誤耳

琵琶不謂之彈而謂之抹故王建詩云琵琶先抹綠腰頭白樂天詩云谷兒抹琵琶則知細抹將來正謂琵琶也

碁至難事也而詠碁為尤難嘗觀杜牧之詩云羸形暗

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劉夢得詩云雁行布陣衆
未曉虎穴得子人方驚黃太史詩云心似蛛絲遊碧落
身如螳殼化枯枝案螳殼黃庭堅集作蝟甲觀此三詩皆道盡棊中
妙處殆不容優劣矣至王荆公蘇東坡則不然荆公之
詩云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盈東坡之詩云
勝固忻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爾二詩理趣尤
奇其見又高于前三公也

名紙古只謂之名案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

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投晚還家所齎名必盡以是知名紙古只謂之名也

聞見後錄載王荆公平生用一種小竹紙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數幅卻是小竹紙然在他處見者不一往往中上紙雜用初不曾少有揀擇荆公文詞藻麗學術該明為世所推重故雖細事人未嘗不記錄之至于用紙亦然雖未詳審亦可見其愛之之篤也

蘇東坡一日得麤紙一幅題云此紙甚惡止可鑿錢餉

鬼而已余作字其上後世當有錦囊玉軸什襲之寵物
之遇不遇蓋如此諸集中皆無書此一段者閔識之以
補東坡遺事

紙謂之箇亦謂之枚黃太史詩云為染藤溪三百箇歐
陽文忠公詩云純堅瑩膩卷百枚

今所謂邵公紙者乃龍圖學士公邵毓知越州時作也
余聞其姪孫箎言如此

黃素細密上下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此正所

謂烏絲欄也

世稱銅雀硯殆用銅雀臺瓦為之也余觀武昌土俗編載安樂宮在吳王城中舊傳此宮中古瓦皆澄泥為之可作硯一瓦值錢一千文是知古瓦精緻如此不獨銅雀臺瓦可為硯也蘇東坡酷愛硯其在黃州五年黃州去武昌不遠略無一言及之前後好事者甚多亦無及此何耶豈東坡時吳宮古瓦猶未顯于世歟深所未喻也

舊聞鳳咮龍尾硯至今人以為寶然茗溪漁隱載鳳咮
乃建州鳳凰山土色膏腴特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
材也蘇東坡為人所紿故形之歌詠耳蘇易簡硯譜又
載歙州龍尾山雖有其名而山實無石蓋好事者取其
美名以咤于世耳且以鳳咮龍尾其名亦可謂著矣見
于議論形之篇什者甚多若據此二書則皆以為無有
不知今所謂鳳咮龍尾者果出于何地以是知天下之
事其可盡信乎

研墨所貴無聲不可不知也蔡君謨詩云玉質純全理
緻精鋒銑都盡墨無聲黃太史詩云但見受墨無聲松
花發是矣

余觀嬾真子錄載古筆多用竹如今所用木斗竹筆故
其字從竹又攷楊文公談苑云西域僧覺以竹筆作梵
書橫行數十字信知竹筆亦可以書字矣豈自古如此
而西域之人至今不變歟

古者椀楪以木為之故椀楪字皆從木

針指二字本俗語夷堅乙志採而用之亦自不惡也其記婺州民女書云夜與母共寢晝則作針指于牖下

西溪叢話載南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車謂之苦車苦音庫而浙人乃云注船注轎子是亦苦船苦車也然二字其義皆不可曉以其音相近故知其意則同

世謂投子六隻為渾花五代史載劉信一擲遂成渾化正謂投子也化字亦有理第世俗訛為花字耳又博家

以一二三四五六投子為浮圖何也浮圖乃塔耳舊聞張山人浮圖詩云浮圖好浮圖上頭細了下頭麤借此名以名投子者豈亦以一二三四五六為自細至麤如浮圖之狀也歟

器皿人多云受用其實名售用談苑云吳越王錢俶以妃平生售用凡百箱賜孫承祐承祐蓋妃之弟也

今人呼庭宇院宇宇下乃易所謂上棟下宇者宇下屋檐是也見左氏傳正義

廳後屋人多呼為主廊其實名貯廊澠水燕談云是時
會議于玉堂後貯廊

人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
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

取明隅子人多呼為亮隔夷堅志乃云廊上列水盆悅
中堂壁皆金漆涼隅子又卻用此涼字作平聲

教乃地名秦以教地為倉故爾今所在竟謂倉為教蓋
循習之誤唐書裴耀卿傳云東幸就教粟楊文公談苑

亦云此寺前朝廢為倉教皆以倉為教者抑豈循習之故歟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朝有大雲寺至明皇時乃改為開元寺然余觀黃太史題跋有云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又不知此大雲寺者何寺也豈亦唐朝大雲寺而仍有不曾改為開元寺者乎

舊傳相國寺有十絕余攷能改齋漫錄所載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此十絕之一也又攷談叢所載相國寺樓

門唐人所造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卷簷門內兩井
亭近代木工不能及也寺之十絕此其二也是與太宗
御書為三絕也第未知彼七絕為何物耶然本朝名畫
人氏云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大殿內彌勒聖容乃
唐中宗朝僧惠雲于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睿
宗親感夢于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舊相國寺為
大相國寺御題牌額為二絕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
并門外善神為三絕大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

為四絕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五絕明皇天寶
四載令邊思順修建排雲寶閣為六絕石抱玉畫護國
除災患變相為七絕明皇敕車道政依于闐國傳樣畫
北方毗沙門天王為八絕環師畫梵王及東廊障日內
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為九絕西庫北壁僧智
儼畫三乘國因果入道位次圖為十絕又卻引此為十
絕未知是否

余向過江陰見一路中寺舍亭館題梁往往多錯者且

如紹熙元年二月十五日建則當云歲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是也歲次固不容錯二月卻書其月建作己卯歲次既是庚戌則月建己卯不言可知何待復記耶惟日則懼有參差故先書二月乙酉朔然後知十五日己亥無疑矣每與親舊觀之未嘗不笑其疎謬有如此者



癸牖閒評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甕牖閒評卷八

詳校官中書

臣丁崇祚

員外郎

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

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

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甕牖閒評卷七

宋 袁文 撰

北夢瑣言載狄右丞愛與僧游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踈之此正鄭都官詩所謂愛僧不愛紫衣僧者也

本朝自仁宗以後始拜佛見呂原明侍講雜記

蘓東坡作海月辨公真贊云師神氣澄穆不見喜愠及作志林記辨公遺事乃云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愠二

處所說不同如此

僧參寥者蘓東坡與遊甚密疑參寥二字乃道號故東坡云維參寥子身貧而道富又云屬參寥子以書遺子然東坡一帖乃以為參寥字若果字參寥又不應作參寥子此余所未曉者俟更攷之

人多以僧為奴所謂秃奴者是也今蘓東坡記異一篇又以道士為奴二者固皆可以奴稱耶

黃太史過泗州禮僧伽之塔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肉食

可謂有高見者也世之人惟其所見不高故沈溺而不
知返今太史乃能一念超然諸妄頓除視身如虛不為
纖塵所污又作文以痛戒之可不謂有高見者乎而或
者乃病其不能堅守暮年猶有所犯余嘗究其然蓋太
史乙酉生是時有柳彥輔者乃耆卿之孫善陰陽能決
人生死謂太史向後災難大抵見于六十以下太史六
十一貶宜州以卒則彥輔之言信矣當其在宜州棲遲
瘴霧之中非菜肚老人所宜其況味蓋可知乃兄子明

自永州來訪之有隣人曹醇老送肉及子魚金橘來故不免與兄同食葷若酒色則不知所犯也後有汗巖之者皆輒以前事妄相訾毀太史寧有是耶縱時或食葷較之割羊刺豕庖鼈鱸鯉而不知紀極者為如何君子存恕心不可不為明之也

佛經云平生不妄語其舌可能及肱後見黃太史詩云我舌猶能及鼻尖恐亦是佛經之意也

國史後補載王老志行事詳矣獨不載蔡元長一事何

也初徽宗命老志館于元長賜第老志見時事如此因謂元長曰速避位禍將及矣元長聞之謂所親妾曰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此事乃載于避暑錄話豈後補之書亦有遺忘耶

余嘗問人藥石之義答者多不同夫藥固無可疑者若石則砭石也昔王僧孺多識故事侍郎金允超間訪以砭石對曰古者以石為針初不用鐵也是知砭石可以刺病人有病患有用藥者有用砭石者此所以謂之藥

石

蘓東坡言蜀人龐安常善醫而聵凡與人接談必寫字而後能曉東坡嘗戲之曰子以眼為耳吾以手為口吾與子皆異人也東坡一時以此戲安常則善矣然不覺自狀為啞者讀此可發一笑

蘓子容少受知于杜祁公出處略同杜祁公為相不及百日而經宗祀冠貂蟬數有大儀制皆預後以東宮少師致仕年八十而薨子容在相位不及一年嘗預冊后

郊祀以少師致仕年八十有二與祁公出處始終略同此子容之孫象先所叙也及攷子容在南京幕時婺州一衙前葛好問者精于星度嘗謂子容之命全似杜祁公今以行事觀之則好問之言信不誣也

舊聞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今觀夷堅志載季勲論命亦不用生時此異事也余曩時嘗與人論命皆云惟生時為最緊要夫一時中有淺深且分為初中末以此定禍福猶恐有誤今乃不用生時何以取決乎然二公藝

術之精舉世莫能比往往十中八九又所不可曉者
陰陽至有不可曉者泊宅編載許幾陳與義皆午生因
馬驚而致禍不旋踵以死或云唐明皇酉生而好鬪雞
又云木命人畏漆皆此類也

陰陽家云甲戌乙亥山頭火江陰君山頂上有塔一所
乃甲戌日建既而被火今累年竟不復修陰陽之說亦
不可不信也

今人皆言琬杯古人謂之杯琬韓退之詩云手持杯琬

導我擲云此最吉難為同又集韻云杯琰巫以為吉凶器者唐韻云杯琰古者以玉為之皆作杯琰也

鴻鵠二字若據史記音解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并鴻鵠高飛一舉千里云云自是一種鳥名鸞鳳之屬非鴻鴈與鵠也而韓退之病鴟詩乃云擬凌鸞鳳羣肯顧鴻鵠卑又何耶

鵠鵠交則以足相勾故其字從句謂之鵠鵠者以此

黃太史詩云百舌解啼泥滑滑夫百舌春間鳴至春季

則不鳴所謂反舌無聲即此耳若泥滑滑乃田間一種小鳥名曰竹雞非百舌也

東齋記事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皮之并其子賣于蕭氏後旬日示以母皮跳躑號呼不食而死玉壺清話亦載一家合藥當用蝙蝠遂擒得一枚爛杵貯之器中明日諸小蝙蝠皆圍遶之此二事讀之憫然余平生最不嗜殺得活魚蟹往往放之江中不復食凡蠢動之物非是無情第不能言耳奈何世之好殺者惟務恣其口

腹其誰肯以衆生之命為命耶

古語鄭康成家牛觸牆成八字故王琪舉以戲張亢云
張亢觸牆成八字蓋指其為牛也

嘗謂人之日日間能視而夜間不能視至貓狗則不然
夜與日能視同也因觀松漠紀聞載育骨子其人長七
八尺捕生麋鹿食之日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
煙火物故眼明以是知貓狗夜而能視者殆亦以食生
物而眼明也

蜥蜴蚺蟻非冬間所有之物蘓東坡在廣南上元夜有詩云靜看月牕盤蜥蜴臥聞風幔落蚺蟻豈廣南地暖而此二物不蟄耶

酉陽雜俎載蝦姑狀如蜈蚣食蝦余謂蝦姑可對鴉舅而唐陸龜蒙詩云行歇每依鴉舅影挑頻時見鼠姑心以鴉舅對鼠姑不知鼠姑何物也

蚊子初不能鳴其聲乃鼓翅耳何以知之蓋蚊子立定則無聲惟飛起有聲故知其聲不在于口而在于翅也

今所謂鮭魚者乎

蘓東坡作漢陂魚詩云烹不待熟指先染乃在去聲韻
押然左氏傳載染指事染字音如琰反作上聲押可也
豈其錯誤耶

漫錄載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桂五
十斤俗謂之紅丁子蘓東坡所謂江瑤柱是也又載劉
貢父以蔡確為倒懸蛤蜊蛤蜊一名殼菜夫車螯江瑤
柱蛤蜊殼菜自是四物余鄉皆有之漫錄乃以為二物

其不詳審如此

洎宅編云鶻生三子一為鷓鴣生三子一為鶴齊民要術云一梨十子惟三子生梨餘皆生杜澠水燕談云鱷卵化山谷間大率為鱷者十之二三餘或為蝥或為龜以是知天地間物所生而不盡相肖者往往然也

凡花皆以美名褒之故宋咸牡丹詩云寶花初爛欲連枝是以牡丹為寶花也蘓東坡海棠詩云惟有名花苦幽獨是以海棠為名花也黃太史水仙詩云糞壤能開

黃玉花是以水仙為黃玉花也以至李太白以瑞香為
仙花見于其詩所謂聞道仙花玉染紅者洪駒父以巖
桂為可憐花見于其詩所謂誰折可憐花置我經行處
者是未嘗不以美名褻之也夫蓮花在諸花中亦甚奇
特前輩賦詠之者甚多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
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惟蓮花得意于水月可
謂紀其實矣而陳去非乃獨以繁花目之其詞有云今
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使蓮花有知寧

不稱屈耶

牡丹謂之真花見牡丹記又謂之寶花見宋咸詩獨歐陽文忠公名為最好花嘗與王君貺詩云最好花嘗最後開君貺得之不樂蓋有故而然然非為惜花者也又云好事者多用牛酥煎牡丹花而食之可見其流風餘韻此事得之蘓東坡集中東坡雨中明慶寺賞牡丹詩云故應未忍著酥煎又詩云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是也

唐之唐昌觀玉藥花後王元之更名曰瓊花說文云瓊赤玉也而晏元獻公乃于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此事非出于文選也

今人染弗肯紅名玉色非也當名肉紅耳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芍藥名云沔池紅註云千葉肉紅又赤苗旋心亦註云千葉深肉紅于此可見

事物紀原載蘭香本名羅勒後避石勒諱改曰蘭香至今以為然然春秋時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已

蘭且曰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故生穆公而名之
曰蘭事物紀原何以謂先名羅勒耶而沈存中忘懷錄
又謂蘭有二種黃花者最香紅者次之然蘭皆是紫花
無黃紅二種未審存中將何者為蘭也

司馬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註云蘭即今澤蘭別
是一種花非蘭也此乃不曾親見妄意而言之耳此物
余鄉有之故知其言之失若遠地不生之處則遂信以
為誠然者矣豈不誤天下後世乎

嵇康養生論并博物志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自古以
為二花今沈存中忘懷錄種合歡法下註云萱草也謂
合歡即萱草存中之言誤矣存中不獨于此誤其于蕙
乃云今俗謂之鈴鈴香亦非也蕙別是一種花黃太史
謂一幹而六七花者余鄉有之豈是鈴鈴香也

沈存中忘懷錄蕙今俗謂之鈴鈴香余謂不然前已嘗
論之矣後觀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即是
零陵香生零陵山谷乃用此零陵二字意謂蕙實生零

陵存中初不之知誤認零陵以為鈴鈴也而忘懷錄又
註云呼零陵者非則是存中真以鈴鈴為是然蕙本非
鈴鈴而鈴鈴香者自別有一種草耳

浙中海棠開遲故小詞云海棠花謝清明後以此知三
月始開也

黃太史詩云綠荷茁茁稍覺晚黃菊拒霜殊未秋觀太
史詩意似直以茁茁為蓮花夫茁茁本蓮花未開之狀
故說文云芙蓉華未發茁茁已發芙蓉宋之問秋蓮賦

序云玉池清泠紅蕖菡萏李白詩亦有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華之語于此蓋可知矣

世人用芙蓉字多不辨夫芙蓉也荷蓮也二者初非一物屈到嗜菱蓋喜食菱耳而秦少游詩云紅菱秋開鑑水香菱花潔白無紅者豈少游亦誤以芙蓉為一物而未之察耶

玉蘂花今為散水花其聲謫爾散水見西溪叢話

蘇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

金叢辟寒菊比碎金固然不知山丹何以比馬腦盤耶
今世所謂山丹者其狀宛類鹿葱但差小耳此乃和其
弟子由詩疑東坡蜀人不識山丹誤認為鴛粟耳

黃太史以拒霜為霜花作詩云霜花留得紅妝面又詩
云天遣霜花慰此公又以拒霜為木蕖詩云紅妝滿院
木蕖秋

歐陽文忠公評王介甫詩云秋花不似春花落憑仗詩
人仔細吟是固然也然秋花獨菊不落其他如木犀芙蓉

蓉之類蓋無不落者則秋花豈盡不落耶

蘓東坡志林載冠元弼云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
八素不能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
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憑附者自云
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
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此事自
載在羯鼓錄中乃唐汝陽王璵嘗裏研光帽簪紅槿花
一枝明皇愛之令舞山香一曲曲終花皆不落此即李

陶之子所用之事也不知何為錯誤如此然東坡作李公擇過高郵詩云汝陽真天人絹帽著紅椹其後又云曲終花不隕是東坡自知為汝陽王璉事已嘗用之矣且李陶之子既為物所憑附其說舞山香時花皆落去與花不落者既殊又記是西王母事東坡略不為辨之何耶

蕙東坡詩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序云正月二十六日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

盛開扣門求觀此東坡在惠州時也彼處春氣乃爾早
耶方正月其雜花盛開如此而紫含笑紅佛桑且皆夏
中所放花東坡竝及之又不知何謂也

藥欄二字漢書注中云藥為藥欄為欄乃是二物而後
之著述者往往只作一物用杜子美詩不嫌野外無供
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周少年詩云藥欄風細才勝蝶柳
陌陰濃不過鶯初非作二物也

今之小金桃名曰御桃漢獻帝自洛遷許許州有小李

色黃大如櫻桃帝愛而植之亦曰御桃

宋王荆公詩云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詩云辛夷屋角搏
香雪如是則辛夷花白色也唐書注乃云辛夷即木筆
木筆卻是紫花深所未曉

彼美玉山果粲為金盤實此蘓東坡榧子詩也趙次翁
註云出信州玉山縣然信州初不出榧子此玉山乃在
婺州婺州榧子冠于江浙注書不究地里之是否而妄
意指名豈不大誤

市中人賣果者有一種名樑子樑音視占切槁簡贅筆
所謂青沙爛者博物志云梨類甚多祖杜棠樑廣韻云
樑比柰而酸耳

南天竺以其有節似竹亦謂之竹而沈存中筆談乃用
此燭字不知何謂

黃太史草書帖云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移竹各已蘓
息惟自籬外移橙一株著籬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
而使橙亦醉亦失其性矣此一段說得良婉語言既新

竒而又雜以恢諧使人賞玩不能去手夫十三日竹醉當是五月十三日此日止可移竹若移橙非上春不可今乃于中夏向暖時舉事宜其無生意也余故能知之太史書林中人豈知所謂移橙者第見杜子美詩中云細雨更移橙遂欲料理雖已得細雨而時已向熱不待趨而往視其槁死無疑又豈特無生意已哉

遜齋閒覽載北人種芭蕉冬月必架小屋遮護何其誕妄也芭蕉至秋後著霜則皆枯瘁不好人家遂以刀截

去明年再出新葉特可愛李林甫謂之清陰居士者此也若如遜齋所言縱遮護留舊葉亦何所用之蓋是初不識芭蕉聞人之言以意而著論耳余又聞南地芭蕉冬月雖大雪其葉儼然不動畧無所損此亦可愛矣

斐牖閒評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甕牖閒評卷八

宋 袁文 撰

漢時尚布席而坐故竇嬰行酒而坐客半膝席所謂半膝席者乃今之跪膝也惟席上乃可跪膝他處則不可以是知戴憑重席管寧割席莫非布席而坐也

今人託附書每云不至浮沉晉殷羨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羨至石頭悉擲水中曰沉者自

沉浮者自浮浮沉蓋起于此也

王羲之東牀坦腹所謂東牀者乃繩牀之牀非牀榻之牀也人多以其坦腹誤認牀榻之牀豈繩牀之上獨不容坦腹耶黃太史題王右軍所繪圖云余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能書蘭亭序也是又誤以為牀榻之牀矣

唐劉洎少時嘗遇異人謂之曰君當佐太平須謹磨兜堅之戒穀城國門外有石人刻其腹曰磨兜堅慎勿言故云逮京口新第成大廳照壁用楮糊大書家語周廟

三緘銘背之戒深戒子孫慎言此事載蘇魏公談訓可謂知所警戒矣其後太宗俾之輔太子太宗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言妄乃曰卿性疎而太健必以此敗後太宗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或譖之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太宗以其言與疇昔同大怒遂酷信不疑于是下詔賜自盡夫異人者知洎必以

言死故戒之洎亦非不防慎然其後竟以言死嗚呼豈非命也夫

內宴優伶打渾惟御史大夫不預蓋始于唐李栖筠也至今遂以為法不知用妓樂而教官不預復起于何時其亦有所據耶

重瞳未必皆佳也史記載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成否槩可知矣五代時李後主煜一目有重瞳後竟歸朝以死其後建州一老僧卓嵩明兩目皆重瞳內臣

李義聞之強為推戴既而為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

宋齊丘之死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存狂望當國家發難尚欲因釁以窺覬時年七十三矣事敗囚于家鑿土坎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鄭工部南唐近事云齊丘登相位數歲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叛餓死青陽二書不同如此未知孰是也

往時科場例寬試官有在簾下看舉子作文者故傳三

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之語
但場中不許見燭豈有試官自謂三條燭盡之理此蓋
五代夜試時事也五代時竇貞固謂晝短舉子文字難
了因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云三條燭盡鐘
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亦夜試之詩于此可見矣

太祖北征至陳橋為三軍推戴而回方其未行也羣公
祖道于芳林園陶穀堅欲致拜且曰回來難為揖酌也
則此事當時已知之矣萬一別有變將如之何何不謹

密如此

嘗觀王禹偁所撰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一節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于杜太后也前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議已定太后遂令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即位後一段云太祖將晏駕方召趙普于寢閣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書中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

何耶

今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此太宗取孟昶戒百官文切于事情者使刊之州
縣庭下庶守令朝夕常在目前而不忘戒懼耳亦可見
愛民之切也或者于每一句下各添一句云爾俸爾祿
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喫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
天難欺他又怎知其無狀有如此者

盧多遜善取媚人主以希進用國初為參知政事太祖
常令館中取書多遜豫戒主書吏立白之即通夕覽讀

明日太祖指問書中事同列罔措多遜應答如響此即
丁謂之從駕東封回真宗欲幸孔子廟謂于前一日先
往廟中省視饌具因詢其事務以備明日顧問其用意
政相類也大抵姦人作事皆然自以為一己之能萬一
人主見喜則超躐奮迅何事不可為彼安分守已恬于
進取者方且以道義自居其肯如此僥倖乎

舊傳丁謂用事一日魯肅簡公以公事造其第魯方拜
起丁曰學士拜時鬚撒地魯應之曰相公坐處幕漫天

隱須撤地莫漫天耳須撤地者丁欲魯之從已使勿遲疑也莫漫天者魯亦譏之之言也

太祖取南唐年餘始得之怒其不歸朝及來降則命為違命侯蓋惡號也後二年方改封為隴西郡公及歿乃贈太師諡吳王夫歐陽公吉州人政屬有唐其祖父皆南唐之臣則後主其故主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及集古錄至說後主處每指為違命侯寧忍稱其惡號乎且陳壽作三國志其于孫權直以名呼之至蜀則必曰先主

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其言不得不爾豈謂歐陽公識鑒如此而獨不為之諱何也

景德祥符之間陳堯叟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王子明為宰相心知得罪于清議而固寵患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歛何所補哉子明諡曰文正堯叟諡曰文忠二公謂之忠正可乎

今人見魁偉人便以為發過甚不然也觀聞見前錄載富韓公方為舉子時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并一張姓

金史卷八十一 卷八
者同于上東門裏福先寺之門上觀王冀公尹洛振車
騎入城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
盛嘆曰王公亦舉子耶其後富公當朝著功立業何翅
王冀公方為舉子時卻未嘗不魁偉如此也

青城蓋為郊祀設也其間宮室苑囿亭榭前代皆結綵
為之無不畢備頗亦華麗至宣和中始真以瓦石為宮
室宏壯擬于宸極後金人之來正據青城二聖北狩由
此若有以使之者焉

今所謂衙喏者蓋牙喏也當用此牙字古者太守出廳則建牙牙者牙旗也建牙以表太守出廳耳于是兵卒鳴鼓而聲喏每日早晏皆然故謂之早牙晚牙今時則不然每至申牌太守初不出廳亦未嘗建牙州郡兵卒皆鳴鼓而聲喏謂之衙喏殊不曉所謂不獨州郡如此其他曹職處往往皆然蓋前後循習不究所由來耳

秦始皇初即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詎

不信耶

古之制刑不妄皆與其罪從類漢法犯淫坐宮刑是也而陰府之法亦然若夷堅志所謂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佚報亦豈不與罪從類乎

太祖初即位李筠將叛而患錢糧缺少乃以情喻僧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積薪坐其上尅日自焚筠為穿地道于其下令

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足矣筠遂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錢糧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叛人皆謂筠之智略及此而不知此唐李抱真鎮潞州時謀也其事載之尚書故實筠知之于是用此策噫古人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抱真誘一僧無故而殺之取其錢糧以濟軍旅可乎然抱真之心本為國也其罪猶可恕若筠者以謀逆節亦誘一

僧殺之無難色雖得財貨不貲使彼受無窮之苦乃欲濟吾事乎未幾太祖親征筠不免赴火而死一家屠戮宜其得是報也

余自幼聞欽宗乃喆和尚後身獨未知何所據耳近觀國史後補見惠恭王皇后初懷妊夢宣德正門大啟有兩紅旗各書一吉字以入是生欽宗兩吉字乃喆字也則知欽宗乃喆和尚後身無疑其後徽宗立為皇太子梁師成奏曰臣屢令術者攷東宮命不久矣正謂欽宗

也是時師成欲改立鄆王固有為而然然欽宗在位止
一年遂有北狩之事術者之言亦信矣夫詰和尚徽宗
朝人也既死米元章為之書行業碑余嘗見之真有道
德者復出為帝王而有天下亦可謂福矣而在位乃不
久悲夫

政和中明達皇后薨後王老志到京師能知未來事徽
宗嘗遣使問曰今明達在何處老志云明達乃上真紫
虛元君余初不以為然及攷明達行事誠覺有異人處

嘗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長吾不見矣臨終顧謂侍者曰
鬼道易耶仙道易因叩齒再三而逝非了死生者能若
是乎此與春渚紀聞所載看經劉娘子既死而香馥襲
人面色如生者一也上真紫虛元君之對當不妄矣

徽宗明節皇后初入侍昭懷既而得罪出居于何訢家
訢遇之無禮暨貴凡訢之黨悉陷而殺之後寢疾見所
陷者為祟而薨此國史後補所載也而春渚紀聞又云
明節在徽宗朝有一小宮嬪微迓上旨潛求救于明節

既許諾矣反從而下石小宮嬪自經死而明節亦薨方
舉衾忽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聚擁穢氣不
可近余謂此二事自足以殺其軀矣然明節為林靈素
所諛乃以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寘妃位圖
肖妃象列于帝君之左誣讖上聖如此其能免于惡疾
之死乎

自秦漢以來一百三十六帝惟梁武帝得八十三歲本
朝高宗聖算登八十一若梁武帝壽數雖高遭侯景之

亂狼狽而死又何足貴耶惟高宗當天下承平之時其
年尚未及六十乃以萬機之務盡付之壽皇方且陶冶
聖性恬養道真所樂者文章琴碁書畫而已其他子女
之奉聲色之娛初未嘗留意焉此所以五福兼全獨過
八旬之壽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苟非胸中有大過人
者能至此乎然則庸常之人其可以情欲累其身哉
洎宅編載宗澤初為館陶尉每獲逃軍即殺之邑境為
之無盜呂吉甫嘗戒之曰此雖除盜之策恨子未曾觀

佛書人命難得不可妄殺況國有常刑乎其後澤子五人三人既已顯官皆死于澤前未必非妄殺之報也

洎宅編載范居簡初欲買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試使諸僕宿于堂廡伺之每夕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相與謀以卧具裹之束縛就烹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而明道雜志亦載楊國寶嘗謂張文潛云我夜夢一蛇首有冠文潛素聞蛇身有冠謂之喪門已而果驗又田京待制將取幙頭戴之有蛇出

幘頭下或云蛇戴幘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豈不為怪
事歟然前之喪門乃禿頭者而今又戴冠與幘頭其喪
門亦有等級耶此物自有人即有之但不知未有冠與
幘頭時其所戴者何物抑亦禿頭者不為怪必待戴冠
與幘頭始解興災或未可知也

蘇東坡嘗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
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此
事見仇池筆記中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遇赦北歸七

月到常州而竟殂于錢公輔家此亦異事也歟

嶺南無雪大觀庚寅歲忽有之寒氣太盛雖嶺南地煖莫能勝也此乃北方兵起之兆後遂有靖康之變

歐陽文忠公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此蓋李唐時讖語宜其久而遂泯也夫葉子二字拆葉字上一半乃廿世字餘木字湊下子字作李字乃廿世李正合有唐歷代二十帝之數當時讖語如此而謂非天命可乎

張士遜年七十有八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煙蘿門戶
喜開關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後四年而
卒乃八十二歲之讖此詩史所載也而避暑錄話乃云
士遜致仕年八十六恐誤

詩有讖果然王逢原少有俊材荆公酷愛之然官竟不
顯壽亦止于二十九觀其作孤雲詩云旁人莫道能為
雨惟恨青山未得歸其官之不顯可知矣作送周秀才
詩云為語青山幸相望壯夫終不白頭歸其壽之不長

又可知矣

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儵次曰儵當時語云蔡京之後
尤蕭條不為無識兆也

欽宗實錄載王黼聞欽宗即位震駭亟入賀欽宗先諭
閣門使勿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既而籍
其家賜死于負國村而泊宅編乃云宣和七年駕幸龍
德宮黼獻詩有巧將千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幃識
者指以為識謂黼不復見君矣夫欽宗即位之初既不

許黼入殿門如何卻得從駕至龍德宮而又獻詩耶此事恐未必然特當時附會云爾

余鄉楊漢卿作堂王文煥檢正榜之曰壽豈取詩所謂令德壽豈者託先父懇鄭國材書既上榜未幾王楊鄭與先父偕亡蓋愷字不合依詩作豈字遂成夭折之讖楊為主人禍福固有之其三人者亦俱不免此則異事也耶

余在江陰時報恩主僧退院遂議別請一僧一夕偶夢

接新長老方對揖問若有人在側曰卻與長者同歲覺而識之因語諸孫曰此豈異耶俄而長老相見問其年果然嘗謂人之夢兆日中每經心者夜或形之如長老事初未嘗經心而應驗如此殊不可曉豈亦有所謂識者在其中耶

先祖母石氏一日忽苦臂疼是時先祖知隨州請醫命藥無所不至其臂疼日甚殆不能堪也先父于是發心修佛凡一城之內佛像有手足不完者皆修之所費極

不費工未畢而臂疾頓除安貼如平時嗟夫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惟先父一念至誠遂能上動神明而報應之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有可以不誠者耶

先父暮年多病他無所冀獨責望余兄弟兩人不淺觀其賦紅梅花詩云雖云誤失風霜操不替調羹為子賢槩可見矣余家自建炎來稍衰先父思有以大門庭則惟以教子為急擇得一劉先生名宏字彥博命余兄弟

師之自入學後未嘗三日無饋遺敬禮倍至余不肖不足承先父志稍幸舍弟成名從官二十年得改秩榮封叙時先父捐館已久鄉人皆太息知其至誠之所感也余雖無所成就而舍弟及第二子所以相繼科名其他諸子亦有預薦名者可不知所本歟故敬書之俾後世子孫知先父用心如此又知有子不可不教而待先生之禮尤不可不忠且敬也

春渚紀聞載張大亨家嘗有人相其墓云公家遇牛年

當有登第者既而大亨父公著熙寧癸丑年登第大亨元豐乙丑年登第大亨之兄大成大觀己丑年登第大亨之弟大受宣和辛丑年登第此亦異事也余家亦頗類此舍弟某乾道己丑年登第舍弟二子某淳熙辛丑年登第則豈得不為異事耶抑亦先父之墓有少吉徵如張氏者歟恨未得善相者觀之然余今三子猶在布衣而二子已預薦名未審向後當癸丑年能復有登第者乎若以張氏較之殆未易繼述也

余少時見家中一瓦硯頭有一品字多將其背試金後因擾攘遂失所在及觀蘇東坡集方知澤州金道人澄泥硯與家中瓦硯正同蓋是時好物易得故不甚愛惜使今日尚在豈不為吾家之寶其忍棄之耶

余有一小端硯銘紫雲取翰林志中所謂一段紫雲略無點綴者也又有一小歛硯銘蒼壁取東坡詩中所謂君家石硯蒼壁脩而霍與夫開鵠卵見蒼壁者也

余淳熙十五年四月初大病忽夢身上截為水所浸下

截則埋在土中覺後甚以為不祥既而思之是夜天氣猶寒上截偶失蓋覆而身冷故如為水所浸下截有衾故如在土中于是豁然不疑而病亦自此少安乃知夢者初不足憑在人消息之耳

余向欲鑿一池種荷花築小亭其上榜曰雲錦取蘓東坡詩中捲卻天機雲錦段雲錦二字極佳本出韓退之詩云撐舟昆明度雲錦東坡愛此二字故于和文洋州三十絕中用之今余老不事事竟不能榜之于亭未嘗

不悅恨在江陰時見曹氏新闢一堂植荷花滿池已榜
為清香余偶道及前二字答曰請易之既而余歸亦未
知其果易否

蘇東坡詩云果熟多幽欣余自少即喜幽欣二字意欲
植少果樹于中作一小亭以幽欣名今老矣此志不遂
奈何余又欲名小室為盤蝸取黃太史詩云一室可盤
蝸也

自古藏冰盖有用也見于周禮并詩至本朝始藏雪唐

高宗朝方士明崇儼取以進云自山陰得來蓋是時未知藏雪也今余鄉亦能藏雪見說初無甚難藏雪之處其中亦可藏酒及粗梨橘柚諸果以為寒氣所浸夏取出光彩燦然如新而酒尤香冽余性喜食果近得此方可以娛老若酒則非余所嗜也

唐彥猷酷愛書畫等物嘗謂蔡君謨曰告老之後屏居以絕世事苟非此何以寓適哉後月餘彥猷染疾竟卒余老矣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書畫頗亦拳拳焉故于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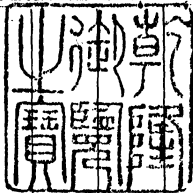
居之東偏闢一小軒榜曰臥雪每日徜徉其中自讀書作字之外則取古書畫展玩披覽未嘗輒去手雖德望之尊爵位之崇去彥猷遠甚然吾之樂乃彥猷欲為而不可得者顧不為厚幸歟古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非過論也

前輩評詩謂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此享富貴者也又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看人富貴者也余自少好學至老不衰不幸命有所制卒無所成就良可

嘆惋暮年乃苦心虛之疾竟夕未能得少安跼伏陋巷
恍如燭在風中惟懼其滅也雖欲看人富貴不可得況
享富貴乎幸而諸子稍自立僅免饘粥之缺抑命之使
然不然填于溝壑矣

王老志將死有衣六七襲悉封還素所遺之者王直方
病革凡所蓄書畫悉分與平日相知二公可謂達矣夫
衣物書畫在世已為贅疣況死後復何用耶余老矣且
家素貧無他嗜好止有些小書畫衣物他時亦當分與

親識之貧者俾全無掛慮身後即空矣古詩云而今身
畔全無物豈不快意也哉



甕牖閒評卷八